

以蒋为姓 吾道不孤

蔺，本义为蔺，是禾本科蔺属多年生浅水草本植物。

蔺生在浅水里，开淡紫红色小花，果实叫蔺米、雕胡米。嫩茎经蔺黑粉菌寄生后膨大，叫茭白。蔺也直接被称为茭白、茭笋、蔺蒋、蔺蒋草等。

以蒋为姓，将蔺之“孤”性发扬光大。

蔺生水中时

蔺(gū)，是可以晕染成水彩画的。

“蔺生水中，叶如蒲苇。其苗有茎梗者，谓之蔺蒋草。至秋结实，乃雕胡米也。”北宋医药学家苏颂简洁的语言，让南北方皆有生长、可食可用的蔺，遥立眼前，既立体，又实在。

特别是到了碧水连天的秋日，蔺成片成片、洋洋洒洒地铺展开去，仿佛连接了天和水，竟有些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意境，令人心微微一动。

蔺，便以令人想象不到的力量，长在人们的记忆中。那蓬勃生长着特色之蔺的地方，大约在商朝时期就被古人定为蒋地，约在今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境内、淮河流域一带。西周时期，周公姬旦的第三子姬伯龄被封在蒋地，建立蒋国。蒋国便成为西周时期的封国之一。姬伯龄也被称为蒋伯龄，世称蒋伯。蒋伯龄的后裔子孙也以国名为姓，称为蒋氏，并尊蒋伯龄为蒋姓的得姓始祖。

蔺的全草为优良的饲料，也可以成为鱼类的越冬场所，还是固堤造陆的先锋植物。蔺又是一味好药材，性味甘、寒，可以去烦热、生津、止渴、除湿、利大小便、解酒毒等，主治暑湿腹痛、中焦痼热等症。

古人以蔺为美饌。蒋伯龄就很喜欢蔺。他令百姓广泛种植蔺。

蔺米是蔺的果实，即雕胡米，很有营养保健价值。食用蔺米，在中国有3500多年历史。古代将“蔺”与“黍”“麦”“稻”“粱”“稷”并列为“六谷”，秦汉以前，蔺米是人们喜爱的粮食。到了唐代，蔺米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食品，很多人都钟情于她，唐代诗人还为她留下温情的诗作，如杜甫的“波漂蔺米连云黑”“滑忆雕胡饭，香闻锦带羹”，王维的“郾国稻苗秀，楚人蔺米肥”“香饭青蔺米，嘉蔬绿笋茎”。

不过，也许与“孤”谐音之故，蔺米有些特点看起来有些孤独，例

如产量低、籽实容易脱落、不易采集、成熟时间不一致、不方便收获等，不能像稻、麦那样，更容易普及和推广。因此，作为普及式的粮食，蔺米不够称职。特别是到了经济发展较快、人口过亿的宋代，蔺米无法满足民众对粮食越来越大的需求，开始慢慢没落。

蒋国，也早在大约公元前617年，被楚国所灭。

不过，蔺米并未消亡。到了现代，蔺米被当成小众食品出现在现代人眼里。

退迹依三径

蒋姓者，也有像蔺米的“孤”之特点的，还将这份“孤”，发扬到一个较高层次，他们成为孤隐者。

最著名的，要数西汉的蒋诩（公元前69年~公元17年），他树立了后世隐士“三径”典范。

蒋诩，字元卿，杜陵（约为现西安）人，以廉直著称，曾任兖州刺史，后因不满王莽的专权而辞官归隐乡里，平日闭门不出，在自己家中庭院里开辟了三条小路，只和同样隐居不求功名的羊仲、求仲两个高逸之士交往，皆隐居避世，寄情山水。后来，人们用“三径”意指隐士。

当时的人敬重蒋诩，作谚语曰：“楚国二龚，不如杜陵蒋翁。”二龚是指汉代的两位高逸之士龚舍和龚胜。后人以“三径”代指隐士的家园、隐士之路，“三径”成为高洁之士的心意或心愿。东晋末至刘宋初诗人、辞赋家、散文家陶渊明就是特别敬重并喜欢蒋诩及其“三径”的人。

虽然，隐居生活孤寂、清贫，甚至困苦，却一直是历代高洁之士景仰和效仿的生活。哪怕身暂不能至，心都始终向往之。唐代文学家蒋防，就是如此，他曾以《题杜宾客新丰里幽居》，向蒋诩“三径”等致敬和表达赞赏：“退迹依三径，辞荣继二疏。”“二疏”指汉代的疏广及其侄子疏受，均为淡泊名利之士。“三径”，成为高洁之士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
这终是像了蔺，虽有“孤”处，然从未消亡。“轧轧摇桨声，移舟入茭叶”。蔺，始终在歌唱。更可喜的是，蔺还以另外一种形式，闻名遐迩。

好景君须记

蔺的另一种形式，就是茭白。

茭白属于与病和谐共存，并长出纯美洁净模样、成为可用之材的典型例子。

茭白是蔺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，与真菌黑粉菌的某次偶遇而形成的状态。这次偶遇，黑粉菌侵入并寄生在蔺茎的基部，不断刺激蔺茎局部生长和膨胀。感染了黑粉菌的蔺基本上就不再抽穗结蔺米了。这本来算是农业病害，但聪明并勇于尝试、善于琢磨的古人并不拘泥于此来伤脑筋，而是很快有了新发现。他们发现这感染了黑粉菌的蔺膨胀部分既白嫩新鲜，又甜滑好吃。茭白，就这样诞生了。

古人总是这样，勇于改变，果敢无畏。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更不会跟生活过不去。在与茭白的不断邂逅中，他们发现，蔺非常容易被黑粉菌感染，他们就决定，干脆大面积栽培茭白，像种植水稻一样。中国便成为最早掌握人工栽培茭白技术的国家。人工大面积种植，让茭白变成常见蔬菜。又因为嫩白肥美、口味上乘，茭白还和莼菜、鲈鱼一起，被列入“江南三大名菜”。

南宋文学家杨万里（1127年~1206年）就是蔺的忠实粉丝，既喜欢蔺米，又喜欢茭白。辞官隐居后的杨万里，生活清淡，茭白是他的常用蔬菜。宋代茭白产量也比较高。相比任职时食用的茭白，此时看到的茭白，令杨万里倍觉熟悉和亲切。他常常手执茭白，细细观赏。茭白的清白与水嫩，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纯粹。感慨间，他曾经写过的诗句，犹在眼前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茭白与莲叶、荷花，有着多么相似的意境啊。

于是，在某天黄昏后，于一盏孤灯前，杨万里特作诗《三三径》明志：“三径初开自蒋卿，再开三径是渊明。诚斋庵有三三径，一径花开一径行。”他自比是蒋诩和陶渊明之后的第三人。

这不禁令人想起了《论语》的记载：“弟子问孔子：‘人皆有兄弟，我独无。’孔子回答道：‘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’”成语“吾道不孤”或“大道不孤”即来源于此。蒋诩、陶渊明、杨万里，选择孤独退隐，然与道共生，何孤之有？

蔺，流转在这些高隐之士的心中，依然是水粉画里的模样。

那画中，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苏轼的诗句遥遥传来，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

《金石昆虫草木状》之“蔺”